

□刘恒杰

聘鲁观乐：  
文艺评论的开山之举

聘，指古时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。季札出使的第一站便选择了鲁国，这一选择本身就极具深意。鲁国乃周公旦的封国，是周礼保存最为完备的地方，享有“周礼尽在鲁矣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）的美誉。作为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吴国公子，季札选择鲁国作为首站，既体现了对周文化的敬仰，也展现了吴国寻求文化认同的迫切愿望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：“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于周乐。”季札抵达鲁国后，立即请求观赏周王室的音乐歌舞。这一请求得到鲁襄公的准许，于是，一场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观乐活动拉开了帷幕。

鲁国乐工依次为季札演奏了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等诗篇，并表演了《象箛》《大武》等古乐舞蹈。季札对每一首乐曲都做出了精准而深刻的评论。

在听《周南》《召南》时，他评价道：“美哉！始基之矣，犹未也；然勤而不怨矣。”认为这两篇诗乐奠定了王业的基础，虽然尚未完成，但已体现出百姓勤劳而不怨恨的特质。听《齐风》时，他赞叹道：“美哉！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”从宏大深远的音乐中，他预见齐国作为东海表率、国运不可限量的前景。听《秦风》时，他又指出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！其周之旧乎？”从秦国的音乐中听出了华夏正声，预见秦国日后的强大。在听《颂》时，他不禁发出了一段最为精彩的评论：“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；迥而不逼，远而不携；迂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；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；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；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；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……”这一段十四对反义词的精妙运用，将《颂》乐的中和之美推向了极致。观舞时，他对《韶箛》（舜乐）的评价更是名垂千古：“德至矣哉！大矣，如天之无不帟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！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。观止矣！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。”成语“叹为观止”即由此而来。

季札观乐是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。著名学者金学智称其为“中国文艺评论的开山祖”（《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》）。在此之前，史籍中未见有如此系统、深入、有序的文艺批评记载。季札的评论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礼乐修养，更开创了“陈诗以观民风”的批评范式，即通过音乐观察民风，通过民风了解政教得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季札观乐时，孔子年仅七岁（一说八岁）。这意味着，季札对《诗经》的系统性评论，比孔子“删诗”还要早数十年。这一事实对于理解《诗经》的成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。

使齐谏晏：  
政治预言的精准应验

离开鲁国后，季札前往齐国。在齐国，他与著名政治家晏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谈。

当时齐国的政治局势颇为复

聘鲁观乐  
使齐谏晏  
延陵季子的齐鲁之行

春秋晚期，一位来自江南吴国的公子，以其超凡的学识、高尚的品德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，在齐鲁大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他就是延陵季子季札。季札的名字常与孔子并称“南季北孔”，金学智称他是“中国文艺评论的开山祖”，国学大师南怀瑾则称其为“周末第一文化大使”。

季札（前576年—前485年），春秋时吴国国王寿梦第四子，因其封在延陵（今江苏常州），因而被称为延陵季子。鲁襄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548年），寿梦之子余祭即位，余祭四年（公元前544年），余祭派遣其四弟季札北上出使中原诸国。此次季札的出使，虽以“通嗣君”之名，实则行文化交流之实。季札先后访问了鲁、齐、郑、卫、晋等国，从鲁国观乐时的“叹为观止”的精彩评论，到齐国对晏婴“纳邑与政”的真诚忠告，季札在齐鲁大地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江苏延陵镇季子庙

杂。陈完（即田完）的后人已经控制了齐国政局，他们削弱公室，扩张自己的势力，先后灭掉了栾氏、高氏等齐国公族。面对这一局面，季札敏锐地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。他劝告晏婴：“子速纳邑与政。无邑无政，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，未获所归，难未歇也。”意思是让晏婴尽快交出封邑和政权，只有无邑无政，才能免于灾祸。季札预言，齐国的政权将会有所归属，在归属未定之前，灾祸不会停息。晏婴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，一听此言，茅塞顿开，立即采纳了季札的建议。不久，齐国发生了栾氏、高氏之乱，而晏婴因为提前交出了政权和封邑，得以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幸免于难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季札对齐国政权走向的预言。他预见齐国的政权最终将归于陈氏（即田氏）。果然，数十年后，田氏代齐，完全印证了季札的判断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中赞叹季札：“延陵季子之仁心，慕义无穷，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！又何其闲

博物君子也。”这便是成语“闲览博物”的出处。

嬴博葬子：  
礼乐文明的齐鲁传承

季札在齐鲁大地上的另一重要活动，是在嬴博之间安葬长子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载，鲁昭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515年），季札出使齐国，返回途中，长子不幸病亡于嬴博之间。

嬴、博都是古代地名，嬴即嬴国，春秋时为嬴邑，在今济南市莱芜区境内；博即博阳，在今泰安市博阳县一带。季札就地安葬长子，其葬礼之简朴、合礼，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。

那时，孔子正带着弟子离开齐国，走到齐鲁交界处时，听说崇尚周礼的季札要在嬴博之间葬子，他没有错过这次观礼学习的机会。关于孔子的这次观礼，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延陵季子适（使）齐，于其反也，其长子死，葬于嬴博之间。孔子曰：“延

陵季子，吴之习于礼者也。”往而观其葬焉。其坎深不至于泉，其敛以时服。既葬而封，广轮掩坎，其高可隐也。既封，左袒，右环其封，且号者三，曰：“骨肉复于土，命也。若魂气则无不之也，无不之也。”而遂行。孔子曰：“延陵季子之于礼也，其合矣乎！”

这段记载说的是，孔子看到墓穴深不及地下水，逝者身上穿着当时的服装，掩埋后堆起的土堆正好掩盖住墓穴。封好墓穴后，送葬的人褪下左袖，从右边绕墓三圈，边走边喊：骨肉回到大地，这是每个人的归宿，但魂魄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孔子感叹道：延陵季子葬子之礼，真是合乎周礼啊。

或许有人质疑，地位崇高的季札葬子仪式过于简朴，但孔子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：“礼失求诸野”，孔子要全面恢复并实行周礼，那些年四处奔走寻求流落于民间那些“识其大者”的“贤者”，向通晓周礼的人求教。正是从这件事上，孔子看出季札是周礼的

崇尚者和实践者。

观季札葬子，想必让孔子受益匪浅，终生难忘，以致季札去世时，年近七十的孔子还亲自为他题写了“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”十个篆字碑文。这十个字至今还在江苏丹阳延陵镇茅山脚下的季札墓碑上，供后人凭吊。

福建莆田人陈甘雨，于明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年）以进士知莱芜。他根据位于今莱芜区口镇街道垂杨村的季札长子墓、孔子观礼碑和当地百姓讲述进行考证，认为季札子墓应在此地：“延陵季子长子墓，在县北三十里。吴季札使齐，其子死，葬于嬴博之间，即此。前有碑可考，近年间为水所没。”（嘉靖《莱芜县志·古迹》）今莱芜区口镇街道垂杨村村口，矗立着一块石碑。石碑虽然有些沧桑，但除了半圆形的碑顶和下边的龟座稍微有些裂损之外，保存还比较完好。碑阳有“孔子观礼处”五个大字，正楷阴刻，字迹清晰，笔力雄健，左下落款为“莱芜县知县傅国璧立”。

据垂杨村村民讲，季札长子墓在村西南的高台地上，墓封土原高约6米，下方上圆，四周有大柏树林。1967年村民取土造地时，在距地表几米深的地方曾挖到墓道。墓壁用砖砌成，顶发碯，底铺大方砖。墓室地板上存着较厚的淤泥，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。有专家考证，这座季札长子墓为汉代重修。

延陵季子：  
高风不独鲁人知

作为“周末第一文化大使”的季札，对齐鲁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

这种影响首先是改变了中原诸国特别是齐鲁两国对吴国的认知。在此之前，吴国被视为“蛮夷”之邦，文化落后，不谙礼乐。季札以其渊博的学识、高雅的修养、精准的评论，颠覆了这一印象。季札不仅代表了吴国，更代表了整个江南文化，他成功地将吴文化、江南文化以文明的姿态呈现给中原，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南怀瑾先生称其为“周末第一文化大使”恰如其分。

其次是对儒家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深远。孔子对季札的推崇，不仅因为季札知礼，更因为季札身上体现的“礼乐精神”正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。学者吴恩培称季札为“儒家的先驱”，这一评价不无道理。季札以其实践行动，诠释了礼乐文明的真谛，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季札在齐鲁的活动，不仅是吴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交流，更是中华文明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重要篇章。

元代著名画家、诗人王冕在瞻仰位于江阴的季札墓后，曾写有一首《季札墓》的诗：“识君因读春秋传，今日坟前见断碑。大义可令吴俗变，高风不独鲁人知。剑光注壑生灵草，树影悬空动羽旂。休问姑苏旧风景，白烟青雨黍离离。”其中的“大义可令吴俗变，高风不独鲁人知”一句，是说季札的道义可以改变吴地的风俗，高尚的品德不仅仅局限于鲁国，而是被广大的世人所知。今苏州沧浪亭“五百名贤祠”、常州春秋淹城博物馆、江阴乡贤祠等，都将季札列为第一贤者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